

圖書

第一部

国 宝

第 一 部

黄大荣 汪剑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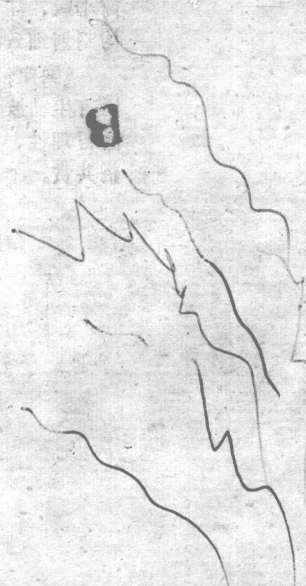


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

谨以此书，献给为中华民族振翅
飞翔而奋发有为的青年们。

——作者

8



内 容 提 要

传世文物“御赐张文忠公之砚”(国宝龙尾砚),被人巧计劫运香港。追寻国宝之中,纠葛错综复杂,历尽曲折惊险。小说写离合悲欢,辨兴亡之理,奇峰迭起,关目无穷,读来饶有兴味。

《国宝》突破公案小说程式,描写现实生活,波澜壮阔,展开风俗画卷,多姿多彩。对当代社会生活,体察入微,思考深沉严肃。久经沙场的党的干部,遭遇坎坷的爱国志士,勇于探索的当代青年,以至报社编辑、医院院长、普通农民、编导演员、剧场经理、门房老人、小商小贩、江湖术士、香港掮客、黑手党徒,等等,均刻画细致,栩栩如生。

《国宝》既有线索明晰、情节富有传奇色彩、语言生动波俏的民族特色,又熔入了现代文学的哲理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,锐意出新,雅俗共赏。

目 录

第 一 部

第一章	龙尾现	1
第二章	碟 仙	21
第三章	南江夜	39
第四章	一杯春露	62
第五章	路漫漫	94
第六章	急 流	124
第七章	吹皱一池春水	160
第八章	梦里香港	190
第九章	草蛇灰线	230
第十章	虹	268
第十一章	雨声一片隔林来	324
第十二章	灯火阑珊处	355

第 二 部

第一章	白领区公寓	397
第二章	晴天霹雳	445
第三章	安魂曲	485

第四章	亡命走婺源	537
第五章	镜花水月	582
第六章	乡 恋	623
第七章	夕阳无限好	658
第八章	大风起兮	701
第九章	谁知雨夜相思处	751
后 记		767

第一章 龙尾砚

三楚故地。

一九八二年暮春时节。

雄踞大江南岸的一座著名文化城南江市，在一片溶溶月色中，显得那样典雅、幽静。这令人神往的南江之夜，孕育着苏醒、喧嚣、争斗的白昼和光明……

城市东端有一条小路，尽头是一泓碧水清波，湖边耸立着一栋十分气派的四层西式楼房，米色麻石墙面，镶嵌着一扇扇落地玻璃窗，六块预制板的大凉台，象一片开阔的瞭望台，房前房后的庭院种植着茂密的雪松、笔柏和各种花卉。

这座南江市文化局文物管理处机关宿舍大楼，沉浸在酣睡中，悄然无声，漆黑一片。

可是东三楼内客厅的兰花壁灯正熠熠生辉，只是窗帘遮得严严实实，不透一丝亮光。房间里正酝酿着一个南江市的重大秘密行动。

此刻时近午夜，这间房内的五个人，各怀各的心事，各有各的盘算，大概通夜也不会合上眼皮了：南江市文化局副局长兼文物管理处处长杨汝璋；他的妻子、楚风剧院会计臧玉海；他们的千金、市文工团话剧演员杨圆圆。除此三人，还有两个也是这部书中的主要角色，一个是香港学者、风度

翩翩的高逢泰，一个是杨圆圆的未婚夫，杨汝璋、臧玉海的女婿张孕欧。

天一亮，张孕欧就要登船起程，经武汉、飞广州、过深圳，达香港，去投靠他的叔公、香港富商张秋鄂，而且将随身带去一件价值连城的国宝、相传千年稀世文物——龙尾砚。杨汝璋身为泰山大人，自有一番千钧嘱托。臧玉海这个做丈母娘的，当然要为女婿打点行装，精心烹调一席饯行的酒菜。多情的姑娘杨圆圆更是牵肠挂肚，儿女情长。这一家四口，忙得不亦乐乎，自可理解；那位香港学者高逢泰，在这一起劫运事件中，举足轻重，他乃是往来南江香港，穿针引线、过河搭桥的人物。杨汝璋这根线是他搭上的，张孕欧的叔公是他在香港帮忙找到的，而国宝龙尾砚更是他和他的主子——香港黑手党的巨头垂涎多年、梦寐以求的宝物。此时此刻，他怎能留在宾馆里睡大觉？

杨圆圆正站在灯下。她衣着入时，身穿一件白色无袖连衣裙，外罩艳红膨体纱外套，体态丰满，杏眼流波。她正在杯中搅拌饮料，刻花玻璃杯飘出一股甜香。她那捏住勺子的纤白丰腴，泛出玉石一般的光泽。因为抑制不住心绪的紊乱，手在微微颤抖。两眼似电光一闪，霎时，一片昏暗的阴云，笼罩了她那艳美的脸颊，眼圈泛起了潮红。她轻轻嘘了一口气，端着那杯搅匀的可口饮料，从内客厅穿过一扇玻璃门，往南边阳台走去。

杨圆圆的未婚夫张孕欧即将飞离南江远走香港。他已独自在阳台伫立良久，杨圆圆实不忍去打搅心上人的沉思，又禁不住离愁别绪的折磨，她今夜送别孕欧，希望这杯色彩艳

丽、浓香馥郁的混合饮料，象征他们的爱情，同时，也是一个吉兆。

客厅沙发上，还坐着辜负这大好春宵的两个人。一个正是南江市大名鼎鼎的杨汝璋。平日里，他开会办公，接待走访，异常忙碌。今夜他似乎分外悠闲，斜躺在巨大的鹅黄金丝绒沙发上，用嘴角不紧不慢地吸烟，两腿架着，凝然不动，好象在给画师作一幅肖像模特儿。

杨汝璋年近半百，瘦骨嶙峋，满脸细碎皱纹，两颊凹陷，一双眼睛却充满了活力和灵气，只因彻夜未眠，眼皮透出一圈青色。

他隔着茶几上的一盆文竹，用眼角瞟了瞟茶几那面一只单发上半躺着的客人，那客人牛高马大，脸色红润，西装革履，骄横矜持。他就是半月前来到本城游览观光的香港学者高逢泰，这次专程来南江市作文化考察，与杨汝璋是老相识。

杨汝璋与高逢泰虽作了彻夜谈，仍觉得言犹未尽，他那形销骨立的身架，经一夜折腾，早感难以支撑，不过，事关重大，也不得不在这关键时刻硬挺。他瞅见高逢泰象没事人一般，劈开两腿，半躺半卧在沙发上养神，也只好一边打着算盘，一边紧一口慢一口抽着高逢泰先生带来的美国“肯特”牌香烟。

俗话说韶华易逝，他与高逢泰阔别十多年，天各一方，那时候也不过是命运让他们邂逅相逢而已。青年时代的梦幻，正如精装书中夹的一片枫叶，早已褪色、枯萎。

历次的政治运动，无论是疾风暴雨，还是下的毛毛细雨，

他居然能够做到雨不沾襟，干干爽爽，倒也真是难得。三十多年来，从泰和记绸布店的一名店员，几番风雨，擢升为市文化局副局长兼文物管理处处长，也可谓手眼有神通。总之，这么一个十六级的局级干部，历史清清白白的共产党员，可谁能料得到，他竟与高逢泰有着“酒逢知己千杯少”的谈兴呢？

倒确实有一个人是料想得到的，既非他的妻子臧玉海，也非独女杨圆圆，他的乘龙快婿张孕欧，也决不能窥探他内心这方隐秘的天地。至于高逢泰，有“酒”才能“知己”。真正能够窥探他内心秘密的人，正是他自己！

这时，在缭绕的烟雾中，在决定自己命运的千钧一发之际，杨汝璋陷入了沉重的思虑，他深知现实生活的严峻，现在撤消最后的决策还来得及，只要站起身来，走进自己的卧室，打开藏在夹墙之内的那口精致的墨绿色保险柜，取出那个宝贝，换上一个赝品，不，悄悄地往窗下的湖水里一扔，生活便又恢复了平静。不需要再干十年，只要两年就可以了，了结那些未了的心事，急流勇退，了此一生，也未尝不可。搞一张提前退休的医生证明，对他来说不过区区小事一桩。

杨汝璋深得张弛之道，但他却回避与妻子谈论这类深奥的人生哲理。他认为“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”，也并非完全是陈词滥调，三天不吃饭，夫妻也要散，倒是真理。在历次政治运动中，他不知接待过多少这种女人。男人何尝又承受得起这种重荷，张志新的丈夫不是黑云压城之时也经受不起吗？这几年经济开放，杨汝璋认为这类似苏联的新经

济政策时期。象一些市井之徒，只顾眼前利益，利令智昏，

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”，殊不知一个文件，就把撒下的网提将上来，凡网中之鱼，谁能逃遁？杨汝璋正在这里胡思乱想之际，厨房传来他妻子臧玉海嗲声嗲气的嗓音：

“汝璋哎，时间不早啦，让高先生用了早点，好一齐送孕欧上船啦！”

“不慌，让他跟圆圆还叙一叙，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嘛。上船时间我自会掌握，你放心。”

杨汝璋这些天来特别腻烦妻子的饶舌。女人哪女人，大都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头脑愚钝，目光短浅，胸无城府，财迷心窍，一台彩色进口电视机就可以打瞎她们的眼睛。他隐忍着近来心头的忧闷，这种忧闷，是不可对世上第二人倾吐的。杨汝璋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，练就了一种防身的绝技——可以乱吃乱喝，就是不可乱说，什么话当说，什么话不当说，什么场合说什么话，什么话要关一万年也不放出口，宁可烂在心里，能把握住自己，这就叫政治上的成熟。

自从高逢泰一到本城，杨汝璋就感到有个要吞噬自己的魔影时时在身后跟踪。是高逢泰传递过来的一种西方信息，一种使人堕落的诱惑？是到任不久的南江市文化局长兼党委书记孟溪桥那儒雅、高贵风度对自己灵魂的威胁？是妻子臧玉海更年期的变态，象注射了无数支荷尔蒙，在她身上煽起一股阴冷的欲火？是独女杨圆圆的娇艳，引起作人之父的忧虑？是张孕欧这孩子象石头一样的沉默？还是那个可怕的冷如冰，那冷若冰霜，两眼冒着阴森寒光的古怪老头？都是，又都不是。

他深深知道，他已面临着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最后拼搏，当然，他是老谋深算的，为自己已经准备了几条退路，即使被逼在墙角，还留有应付的最后绝招。

从今天起，他的命运就系在张孕欧的身上。自从杨汝璋与高逢泰再度联系上以后，一个完整的方案在他头脑里逐渐明晰。他用尽心机秘藏国宝龙尾砚至今，为物色张孕欧，利用旧交高逢泰牵线搭桥，经过再四斟酌，总感时机并未成熟，动与不动难以决策。从蛛丝马迹中已察觉，他吃了谨慎的亏，行动迟了。

去年九月，他参加了全省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，省委书记的报告他听得一字不漏，回到宾馆，翻开文件，对照暗暗记下的要点，细细品味，感到十分沮丧，原因是与他估计的规模完全不同，中央没有全面发动对文人的攻势的打算。他巴不得省里出几个诗人，最好在大会散发一份诗传单，就叫个“中央，你不能这样做”什么的，那么，即或中央已有步骤，也会打乱省委的安排，必然会在意识形态上掀起一个不是运动的运动。搞得人心惶惶，这对于他就有绝对有利的意义。

狼总是先看到猎人。凭借预感，杨汝璋决定加快步伐，必须赶在中央的下一步安排之前，将国宝龙尾砚送往香港，这就必须找一个死心塌地的代理人，一来根绝后患，二为下步棋作好铺垫。

这几个月可真苦了杨汝璋，为办理张孕欧的出国护照，上窜下跳，如今，万事俱备，单等张孕欧启程。

张孕欧呢，自从高逢泰在香港为他寻到失散多年的亲

属，一颗本来就不平静的心，更掀起了狂飙巨澜。

此刻，他正靠在凉台的雕花预制栏杆上。

他一头黑发如漆，两蓬虎爪，前额宽阔光洁，两眼凝眸沉思，年纪将近二十八岁，身高一米八，体态矫健，肩宽腰细，好似一尊希腊雕像。

这时杨圆圆端着那杯美妙的饮料，扭动腰肢，姗姗来到阳台，见张孕欧身靠栏杆，手托腮帮，似有无限心事。她轻轻走上前去，用手扶住张孕欧筋肉发达的胳膊，温柔地抚摸着说道：

“孕欧，还有一个钟头，你就要走了，这一走，又不知哪年哪月……”

平素娇生惯养、孤傲矜持的杨圆圆，在同伴中俨然是骄傲女皇，也禁不住离愁，动了姑娘真情，话未说完，喉头哽咽，似乎就要放声大哭。

这下慌了张孕欧，这体态如同铁打的战神一般的青年，伤筋动骨不哼一声，杨圆圆的柔情蜜意却将他溶化了。他连忙转过身来，舒展紧锁的卧蚕眉，露出笑容，接过杯子，一饮而尽，用手抹了一把嘴唇。杨圆圆早掏出一条洁白手绢，替他轻轻拭擦嘴角的水珠，嗔怪地瞪了一眼：“看你，总教不会，明日到了香港叔公那里，也是这样没调教？”

张孕欧顺势将杨圆圆的手团在蒲扇般的掌心里，沉下脸来：“别让我的心更乱了，为什么一定要走得这样急促？连结婚的日子都选定了，又突然改变？圆圆，要走，我们一块走！”

圆圆轻轻抽回她的手，从张孕欧手上取过那只空杯，竭力按捺自己也快要抑制不住的一腔春潮：“你真是一个憨大心

直的大孩子，我不是跟你讲过一百遍了，女人的心只能献给初恋的男子。”

这最后一句，倒使张孕欧无言可对，恰恰正击在他的心坎上。他孑然一身，四方飘零，命运把他抛置到穷乡僻壤，遭人鄙视，眼巴巴望青春年华似溪沟流水一去不返，好不酸心。幸亏与常雯邂逅相遇，这人间天使一般的姑娘，给了他精神力量。正待与这姑娘进一步发展感情的时候，想不到却因为信仰分歧，终于分道扬镳。

唉，人生真是一个难解的谜，张孕欧与常雯分手，但常雯的情影却象他自己的影子，即使在万籁俱寂的深夜，这影子也会投在心上。

那是两年前，一九八〇年初。春寒料峭，江风刺骨。张孕欧同常雯相识六年之久，却从未越过友情的界线，他们谈天说地，谈古论今，对楚文化的浓郁兴趣，使他们忘情。那一夜，他们坐在观音矶一块突出的巨石上面，不知怎么一来，扯到当时一个没有公开演出的剧本。这本子常雯通过父亲常襄我在文化局借到手，读过之后，又让张孕欧看。那天，张孕欧把剧本还给常雯，顺便说了一句：“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，现在不少年轻人都有愤世嫉俗的思想，我就是个想超然出世的人物。”

“什么，孕欧，你再说一遍。”常雯对张孕欧的一席谈话，十分惊讶。

张孕欧笑着答道：“你真神经过敏，我刚才说我也想超凡脱俗，就是出家当和尚又有什么了不得？只不过我没时间去

干那荒唐事。”

“你想当和尚？你是说你宁愿堕落成一个唯心论者？”

张孕欧这才察觉，常雯并非说玩笑话，他不愿为此引起争执，连忙说道：“老天有眼，我张孕欧连怜悯也不接受的堂堂血性男子，岂会修行化缘。我只是说，当今世道，正直的人没有出路，被逼得只有采用变通法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常雯一张白净的秀脸，血往上涌，气得通红，她还想说些什么，已是浑身哆嗦。常雯思潮起伏，感情复杂，她想不到张孕欧的思想已走得如此之远。后悔平日完全忽视了与张孕欧在政治思想上的交流，只看见他精力充沛，才华过人，居然在中央召开了剧本座谈会之后，还如此离经叛道。

张孕欧心中更为不快，他哪容得常雯对他这般轻侮。张孕欧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最后一个回城，虽是一名铸造厂锻工，也深知来之不易，平日缄默不语，从不参与闲聊，却并非不关心国事。今日把她当作知音，常雯竟大光其火，好不近人情。张孕欧想到这里，心里虽感自己未必也对，却自尊自专，不肯服输，滔滔不绝列举种种社会弊端，哪还管它是一时兴起，只求当时痛快，尽情发泄。这边气坏了常雯姑娘，霍地站起身来，两眼圆睁，猛地一顿脚，颤声说道：“你，你……”“你”了好一阵，竟找不出一个恰如其份表达自己心情的词来。

“我什么？我张孕欧不是乳臭未干的小儿，需要你的指教，当然更不是高干子弟，让你可以脸上贴金，我堂堂大丈夫，敢作敢为。不干出一番大事业，算不得人，惹出祸事，决不连累别人。实话对你说，我还要向社会挑战哩！”

常雯听到这里，几乎一气之下，晕倒在地，她说了一句：“你挑战去吧，你这个英雄！”话一飞出口，当即有些失悔，为何在气头上顶真，思想问题，何其复杂细致，日后慢慢细说，岂不更好？常雯姑娘人品极好，心地善良，从不轻视张孕欧出身不好，家境寒微，否则早已天各一方。只是姑娘心性甚高，处世严肃，嫉恶如仇，当晚发生的这件事，她没有半点精神准备，加上张孕欧言谈举止，过于放肆越轨，常雯是何等敏感的女性，心中自然气愤不已，也略有伤心之情，思绪纷乱，甩出一句气话，愤然离开观音矶，回家痛哭了一场。

张孕欧见常雯悻悻而去，开始尚觉得意，江风一吹，头脑清醒大半，暗自思忖，责怪自己口出狂语。常雯何尝小觑过自己，又何尝是攀高结贵的俗物。唉唉，张孕欧想到这里，用那榔头般的拳头，狠狠朝自己头上擂了几砣，那过人精力无处发泄，几拳打得也不过瘾。他从那块巨石上跳将下来，发一声吼，只听轰隆一声，竟将那块巨石掀往江内。

当晚张孕欧步履踉跄，悠悠恍恍，不觉走下观音矶，来到一灯火通明之处。抬眼一望，嘿，好一块欺世盗名的招牌，“最公道”餐馆，哼，生的弄熟，对半出头，做生意为的是赚钱，还有何公道可言。管你公道与否，张孕欧在人间度了二十六个春秋，还没有进过这般阔绰餐厅的雅座，一个月四十元工资，倒有一半送了书店，整日埋头文物考古，考出了今日烦恼。正巧才领工资，统统送给这个“最公道”罢了。

“最公道”，乃南江古城第一家酒楼，鸡肉鱼鸭，烘烤

烹炸，南北风味，各色名酒，应有尽有。张孕欧平时酒不沾唇，菜无荤腥，这一下敞开肚皮，放开喉咙，咕嘟嘟将两瓶西凤倒翻瓶底。

隔壁桌上有对母女正在吃夜宵，吃的是鸡汤包面，小笼蒸包。姑娘正用手绢擦嘴，偶一回头，见邻座青年男子两臂交叉胸前，仰头凝视，这一瞥惊得姑娘心一动，如此美男子，他是何人？缘何单身一人，浑身酒气，满脸愁云。

女儿正想掉头，将眼前这个跟王心刚、高仓健来个分析比较，只听一声巨响，连带噼哩叭啦碎片横飞的声音，惊得雅座厅服务人员、男女顾客呆若木鸡。刚才好端端的一名巨汉，举杯豪饮，此刻瘫倒地上，瓶子碎片划破面皮，鲜血直滴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
这对母女正是臧玉海和杨圆圆。母亲将张孕欧的头部微微扶起，让女儿用手绢揩去脸上血污，接过服务员送来的茶水，好歹灌进几滴。无奈张孕欧醉得不省人事。那姑娘情急生智，在服务台摇了一个电话，叫来了一部出租汽车。大家一起七手八脚把张孕欧抬上汽车后座，端直送到了杨圆圆家里。

直到月升中天，张孕欧才大醉方醒。他头痛欲裂，唇焦舌燥，一骨碌翻身起来，就想找口水喝，借着溶溶月色，左右环顾，不觉大吃一惊，室内芳香氤氲，陈设富丽。他这住惯山区茅舍、厂房陋室的人，好比进了金门玉户神仙府，桂殿兰宫妃子家。他迟疑着走到窗前，月色中桌上一帧小照里，正有一对勾魂摄魄的媚眼火辣辣地盯着自己，叫他好生不自在。他正在莫可如何之际，发现相框旁边放着一只镂空雕花